

谋略智略精华版

○ 原典 (唐) 武曌
○ 解译 曹冈

铁血女皇秘笈

武则天谋略全书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

奇相月偃日角龍漸就土金輪神聖皇帝
ZHEONGHUI LUN SHI QUANSHU

媚惑三帝多谋
贤臣酷吏并集
躬亲庶政刚决

扼女嬀亲泯性
元称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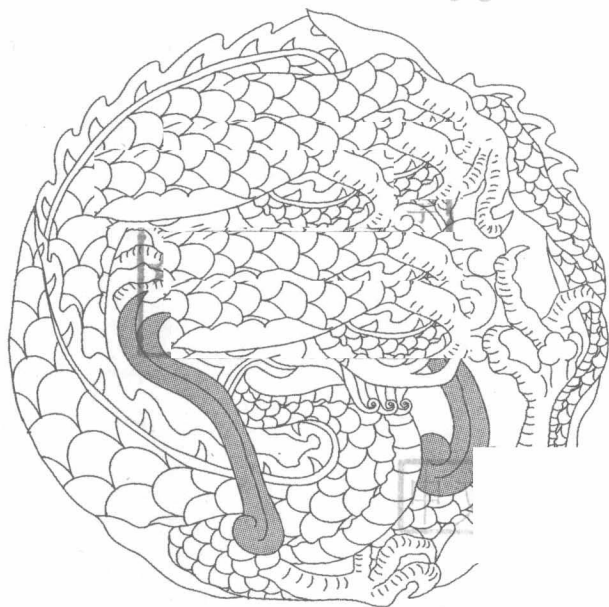
E892
28-29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武则天谋略全书

(唐) 武曌

E892
28-29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臣轨

序

盖闻惟天著象，庶品同于照临；惟地含章，群生等于亭育。朕以庸昧，忝位坤元。思齐厚载之仁，式罄普覃之惠。乃中乃外，思养之志靡殊；惟子惟臣，慈诱之情无隔。（靡，无也。圣心无私，故视之若一也。）常愿甫殚微恳，上翊紫机，爰须众僚，聿匡玄化。伏以天皇，明逾则哲，志切旁求。《书》曰：“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之。”又曰：“旁求俊彦，启迪后人。”簪裾总川岳之灵；珎珎聚星辰之秀。（簪裾、珎珎所以别贵贱也。左思《蜀都赋》曰：“近则江汉炳灵，代载其英，蔚若相如，若君王。”《毛诗》曰：“嵩高惟岳，峻极于天。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”《春秋佐助期》曰：“汉将萧何，昴精生于丰，通于制度也。”）群英莅职，众彦分司。（莅，临也。《文子》曰：“知过万人谓之英。”孔安国《尚书·传》曰：“美德曰彦。”）足以广扇淳风，长隆宝祚。（《易》曰：“圣人之大宝曰位。”）但母之于子，慈爱特深。虽复已积忠良，犹且思垂劝励。（《书》曰：“咸怀忠良。”）昔文伯既达，仍加喻轴之言；（《列女传》曰：文伯相鲁，敬姜谓之曰：“吾语汝，理国之要，尽在经耳。夫服重任行远，道正直而固者，轴也。轴可以为相。”文伯再拜，受教矣。）孟轲已贤，更益断机之诲。（《列女传》曰：孟子之少也，既学而归。孟母方织，问学所至矣。孟子曰：“自若也。”孟母以刀断其织。孟子惧而问其故。旦夕勤学不息，师事子思，遂成天下之名儒。）良以情隆抚字，心欲助成。比者，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训，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规。（《论语》曰：“忠告以善道之。”）近以暇辰，游心策府，（《穆天子传》曰：“观先王之策府。”）聊因炜管，用写虚襟。（襟，心也。《毛诗》曰：“静

女其变，貽我彤管。彤管有炜，悦怿女美。”）故缀叙所闻，以为《臣轨》一部。想周朝之十乱，爰著十章；（《论语》曰：武王曰：“予有乱臣十人。”郑玄曰：“乱，治也。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。谓文母、周公、召公、太公、毕公、荣公、太颠、闳夭、散宜生、南宫括也。”）思殷室之两臣，分为两卷。（谓伊尹、傅说也。）所以发挥言行，镕范身心。（《易》曰：“六爻发挥，旁通情也。”）为事上之轨模，作臣下之绳准。（□□曰：禹之为君也，左准绳，右规矩。）

若乃遐想绵载，眇鉴前修；（《楚辞》曰：“謇吾法夫前修。”）莫不元首居尊，股肱宣力。（《书》曰：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。”又曰：“予欲宣力四方，汝为。”）资栋梁而成大厦，凭舟楫而济巨川。（《书》曰：“若济巨川，用汝作舟楫。”）唱和相依，同功共体。（《毛诗》曰：“唱予和汝。”）然则君亲既立，忠孝形焉。奉国奉家，率由之道宁二；（《毛诗》曰：“率由旧章。”）事君事父，资敬之途斯一。（《孝经》曰：“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。”）臣主之义，其至矣乎！（父子虽至亲，犹未若君臣之同体。故曰“其至矣乎。”）休戚是均，可不深鉴。（休，美也。戚，忧也。）夫丽容虽丽，犹待镜以端形；明德虽明，终假言而荣行。（《汉书》张良言：忠言逆于耳利于行，毒药苦于口利于病也。）今故以兹所撰，普锡具僚，诚非笔削之工，贵申裨导之益。（《史记》曰：孔子文辞有可与人共者，弗独有也。至于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笑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《说文》曰：裨，倍益也。）何则？正言斯重，玄珠比而尚轻；巽语为珍，苍璧喻而非宝。（《庄子》曰：“黄帝游于赤水之北，遂归，遗其玄蹊。”《论语》曰：“巽与之言，能无悦乎？”《周礼》曰：“苍璧祀天。”）是知赠人以财者，唯申即目之欢；赠人以言者，能致终身之福。（《家语》曰：孔子去周，老子送之，曰：“富者赠人以财，仁者赠人以言。吾虽不能富而窃仁者之迹，请送子以言也。”）若使珮兹箴戒，同彼韦弦，（《韩子》曰：“西门豹之情急，故珮韦以缓已。董安于之心缓，故珮弦以急已也。”）修己必顾其规，立行每观其则，自然荣随岁积，庆与时新，家将国而共安，下与上而俱泰。察微之士，所宜三思。（《论语》曰：“季文子三思而后行也。”）庶照鄙诚，敬终高德，凡诸章目，列于后云。

御撰

题《臣轨》后

唐武后撰《臣轨》二卷，与太宗《帝范》并行，今亦有合刻本流布于世。二书《唐志》著录而《宋志》不载，《臣轨》唯郑樵《艺文略》并载之，其他无见也。及清乾隆中纂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帝范》独录出于《永乐大典》，而不及《臣轨》，则亦似不存焉。余家旧藏抄本《臣轨》一部，往往杂以武后制字，是盖当时原本尔。但诸书所载制字，间与此异，未详其孰是。今一仍抄本之旧云。己未星夕前一日，天瀑识。

本注不著撰人名氏，《唐志》云贾行注《帝范》，则此注疑亦贾作，然未可必也。天瀑重识。

臣轨上

司《群臣》疏

同体章

【原文】

夫人臣之于君也，犹四支之载元首，耳目之为心使也，（四支，谓手足也。元亦首也。《左氏传》曰：“狄人归先轸之元。”耳听目视皆由于心，故为心之使也。）相须而后成体，（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，上下相须，乃成其体也。）相得而后成用。（君俟臣理，臣俟君食，上下相得，乃成其用也。）故臣之事君，犹子之事父，（资敬同也。）父子虽至亲，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。（古有无子之父，无父之家，未有无臣之君，无君之国，故云未若也。）故《虞书》云：“臣作朕股肱耳目，（孔安国曰：言大体若身。）余欲左右有人，汝翼；（孔安国曰：左右，助也。我所有之人，富而教之，汝翼成我也。）余欲宣力四方，汝为。”（宣，布也。孔安国曰：布力立理之功，汝群臣当为之也。）故知臣以君为心，君以臣为体。（臣禀君令，故以君为心；君须臣力，故以臣为体也。）心安则体安，君泰则臣泰。未有心瘁于中，而体悦于外，君忧于上，而臣乐于下。（瘁，病也。言心病则体病，君忧则臣忧也。）古人所谓“共其安危，同其休戚”者，岂不信欤！

夫欲构大厦者，必藉众材。虽楹柱栋梁、拱栌榱桷，长短方圆，所用各异，自非众材同体，则不能成其构。（言有栋梁栌拱之材，长短相扶，然后成其广厦。）为国者亦犹是焉。（谓人夙欲理国者，亦必资其众贤也。）虽人之才能，天性殊禀，或仁或智、或武或文，然非群臣同体，则不能兴其业。（言有仁智文武之臣，同其心体，然后兴其功业也。）故《周书》称：殷纣有亿兆夷人，离心离德，（夷，平也。孔安国曰：平人，凡人也。虽多

而热心，用德不同也。）此其所以亡也；（言殷以离心而亡也。）周武有乱臣十人，同心同德，（乱，治也。孔安国曰：言治理之臣虽少，而心德同。）此其所以兴也。（言周以同德而兴也。）

【译文】

作为臣子与君主的关系，正好似四肢支撑着头颅，耳目被心脏左右，彼此依赖而构成躯体，彼此配合而发挥作用。因此臣子侍奉君主，正如儿子侍候父亲，尽管父子感情最亲，仍比不上君臣同为一体。因此《虞书》说：“臣子作我的四肢、耳、眼。我要帮助我的子民，由你来协助；我想致力于各方，由你来实行。”故此可见臣子将君主看成心脏，君主将臣子看成躯体。心相安无事，那么躯体便相平无事；君主安定那么臣下也安定。没有心在里悲伤而体在外快乐，君主在上忧虑烦恼而臣子在下高兴欢喜。古人所谓的“共度平安与危难，同享快乐分忧愁”，莫非不是非常真实的么！

如果想造大房子，必须得用大量的材料。尽管楹柱栋梁、斗拱椽子，长的短的方的圆的，形状作用大小不一，如果不是大量的材料一齐合为一体，就无法建成。统治国家，也似乎是这么回事。尽管人的才能天赋不一样，或是仁慈，或是有智慧，或是有武艺，或是有才华，不是君臣合为一体，就无法兴盛国家之大业。因此《周书》说殷纣王有亿兆凡人，却背弃心德，这就是殷为什么毁灭的缘由。周武王有十位治国大臣，同心同德，这便是之所以周兴盛的缘由。

【原文】

《尚书》曰：“明四目，达四聪。”（孔安国曰：广视听于四方，使天下无壅塞也。）谓舜求贤，使代己视听于四方也。昔屠蒯亦云：“汝为君目，将司明也。”（汝，嬖舛也。杜预曰：职在外，故主视也。）“汝为君耳，将司聪也。”（汝，师旷也。杜预曰：乐所以听耳也。）轩辕氏有四臣，以察四方，故《尸子》云：“黄帝四目。”（言有贤臣。为君视于四方。）是知君位尊高，九重奥绝，《楚辞》曰：君之门，若九重也。）万方之事，不可独临，故置群官，以备爪牙耳目，《毛诗》曰：“圻父予王之爪牙。”《书》曰“臣作朕肱耳目。”各尽其能，则天下自化。（尽其臣之所能。）故冕旒垂拱无有为于上者，人君之任也；

(《晏子》曰：“古者，人君冕前有旒，恶多所见也。”《书》曰：“垂拱而天下理。”《论语》曰：“无为而理者，其舜欤？”) 忧国恤人竭力于下者，人臣之职也。(《书》曰：“臣为上为德，为下为人。”又曰：“乃命三后，恤功于人。”《至忠章》曰：竭力尽劳而不望其报。)

《汉名臣奏》曰：“夫体有痛者，手不能无存；心有惧者，口不能勿言。(言手必存之，口必言之，以喻忠臣事君，有过必谏也。) 忠臣之献直于君者，非愿触鳞犯上也，良由与君同体，忧患者深，志欲君之安也。”(《韩子》曰：“龙之为虫也，扰柔而可狎而骑。然而喉下有逆鳞，若婴之，则杀人。人主亦有逆鳞，说者婴之，则不几全也。”)

陆景《典语》曰：“国之所以有臣，臣之所以事上，非但欲备员而已。(言君之俟臣，欲其助已宣化，岂但备其员数而已。) 天下至广，庶事至繁，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。(必俟贤臣之力。) 故分官列职，各守其位，(各有司在。) 处其任者，必荷其忧。(忧其所主事也。) 臣之与主，同体合用。主之任臣，既如身之信手；臣之事主，亦如手之系身。上下协心，以理国事。(协，合也。) 不俟命而自勤，(同体故也。) 不求容而自亲，(协心故也。) 则君臣之道著也。”(臣主同体，上下协心，是其道著。)

【译文】

《尚书》上说：“明四目，达四聪。”孔安国说这指的是虞舜招纳贤明之人，叫他们替代自己去四方巡查。屠蒯也曾讲过：“你当作君王的双目，专管视察。”“你当作君王的耳朵，专管听取。”轩辕氏有四位治国大臣，派他们探察各地，因此《尸子》说：“黄帝长了四双眼睛。”由此可知皇帝的宝座之高贵。皇宫禁地相隔甚远，各种事情不能一个人处理，因此设立众官，充当助手与亲信，各尽其能。那样的话，天下的风气理所当然就会改变。所以头戴冕旒，垂衣拱手，高高在上，无为而治，是君主之责任；为国忧虑体谅民众在下竭尽全力，是臣下之职责。

《汉名臣奏》说：“身体疼痛，手肯定会抚摩；心里害怕，口肯定会说。忠臣向君主献出自己的正直，不是想冒犯逆鳞得罪君主，的确是由于与君主同为一体，非常忧虑而只期望君主相安无事。”

陆景《典语》道：国家设立大臣，大臣之所以侍俸君主，不

单单是希望使官吏充数。天下非常广阔，各种各样的事情特别多，绝非独自一人便可以全部关心和处理的。因此分别设立官位职责，官吏管理自己的职务，处于那个地位，一定得承担那个位置的职责。臣子与君主同是一体一齐发挥作用，君主相信臣子，正如躯体相信手足；臣下服侍君主，也如手足与躯体相连。君臣上下齐心协力，以处理天下事务，不必等候命令，自然尽力；不必忍受，自然密切，那样一来，君臣之道便明显了。

至忠章

【原文】

盖闻古之忠臣事其君也，尽心焉，尽力焉。称才居位，（称己之才而居其位。）称能受禄。（称己之能而受其禄。）不面誉以求亲，（不面誉其君，以求亲己也。）不愉悦以苟合。（不苟悦君心，而与之合。）公家之利，知无不为。（《左传》曰：“公家之利知无不为，忠也。”）上足以尊主安国，下足以丰财阜人。内匡君之过，外扬君之美。不以邪损正，（为正不为邪也。）不为私害公。（纳公而奔私也。）见善行之如不及，（《论语》曰：“见善如不及。”）见贤举之如不逮。（若鲍叔荐管仲，子皮升子产也。）竭力尽劳而不望其报，程功积事而不求其赏。务有益于国，务有济于人。（言臣竭力尽劳，程功积事而不求其赏报者，务其益国济人故也。）

夫事君者以忠正为基，忠正者以慈惠为本。故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于其君者，斯非至忠也。（至忠之臣，则先行慈惠于百姓，而后忠正于其君也。）所以大臣必怀养人之德，而有恤下之心。利不可并，（去小利也。）忠不可兼。（行大忠也。）不去小利，则大利不得；不去小忠，则大忠不至。故小利，大利之残也，小忠，大忠之贼也。（若存小利，则大利不成；若守小忠，则大忠必废。故小利为大利之残，小忠为大忠之贼，所以必舍小而取大也。）昔孔子曰：“为人下者，其犹土乎！（言臣之事君，竭忠尽节，夙夜匪懈，勤劳不倦，无所不为，如土之性

也。)种之则五谷生焉,掘之则甘泉出焉。草木殖焉,禽兽育焉。多其功而不言。”(不自伐其功也。)此忠臣之道也。

【译文】

据说古时忠臣侍奉自己的君主,竭尽全力,承担与自己的才干能力相称的职务,领取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薪俸。不在君主面前称道赞颂以谋求获得亲近,不会为讨君主欢心而随意附合。对国家有益,知道了都会做。处在高位可以侍奉君主稳定国家,处在下位可以丰富物质增长人口。在内改正君主的错误,在外宣传君主的优点。不必险恶损害公正,不为己利损害国家。看到好事立即去做,似乎抢不上一样;看到贤人立即举荐,似乎来不及一样。尽可能地勤劳做事而不图报酬,衡量功劳累积事务而不图赏赐。一心求得于国家有利,一心求得于人有利益。

侍奉君主以忠实公正为根本,忠实公正以慈善仁爱为基础。因此身为臣子无法对百姓慈善仁爱而说对君主忠实公正,这不是最忠实。因此大臣必须得有教养人民的品德,有体谅下人的心。大小利益无法兼获,大小忠实无法兼具。不放弃小利,便不能获得大利;不放弃小忠,便不会达到大忠,所以小利是损坏大利的“残”,小忠是损坏大忠的“贼”。孔子曾说过:“身为人君之下的臣子,正如土地一样!耕种它便会会长粮食,挖掘它便会出甘泉,草木生长,鸟兽繁衍,功绩不小却不说话。”这正是忠臣的做法。

【原文】

《尚书》曰,成王谓君陈曰:“尔有嘉谋嘉猷,则入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。(孔安国曰:“汝有善谋善道,则入以告汝君于内,汝乃顺行之于外也。”)曰:‘斯谋斯猷,惟我后之德。’(孔安国曰:“此善谋此善道,惟我君之德善。则称君人臣之义。”)臣人咸若时,时惟良显哉。”(孔安国曰:“臣于人者,皆顺此道,是惟良臣,则君显明于世也。”)

《礼记》曰:“善则称君,过则称己,则人作忠。”“善则称亲,过则称己,则人作孝。”

《昌言》曰:“人之事亲也,不去乎父母之侧,(言常在其左右也。)不倦乎劳辱之事。(言虽有劳辱之苦,而不以为倦也。)见父母体之不安,则不能寝;见父母食之不饱,则不能食。(忧思在心,故忘其寝食。《孝经》曰:‘病则致其忧。’)见父

母之有善，则欣喜而戴之；（乐之而不厌。）见父母之有过，则泣涕而谏之。（恐其不从己，故涕泣以感之。）孜孜为此以事其亲，焉有为人父母而憎之者也。（孔安国：《尚书·传》曰：孜孜，劝勉不怠也。）人之事君也，使无难易，无所惮也；事无劳逸，无所避也。（言皆乐为之，不以难易劳逸而生惮避也。）其见委任也，则不恃恩宠而加敬；其见遗忘也，则不敢怨恨而加勤。（见君之委任，则拾恩而加敬。见君之遗忘，则不怨而加勤。此为臣之道。）险易不革其心，安危不变其志。（革，改也。言不以安危险易而改变其心志也。）见君之一善，则竭力以显誉，惟恐四海之不闻；（欲君之善遍于天下。）见君之微过，则尽心而潜谏，惟虑一德之有失。（恐君之过闻于他人。）孜孜为此以事其君，焉有为人君主而憎之者也。故事亲而不为亲所知，是孝未至也；（亲知然后乃为孝也。）事君而不为君所知，是忠未至也。（君知然后乃为忠也。）古语云：‘欲求忠臣，出于孝子之门。’（言忠臣必出于孝子也。《孝经》曰：故以事君则忠也。）非夫纯孝者，则不能立大忠。（言大忠必出于纯孝也。《左传》曰：（颍孝）〔颍考〕叔纯孝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也。）夫纯孝者，则能以大义修身，知立行之本。（《论语》曰：‘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欤！’郑玄曰：‘言人有其本性，则成功立行也。’）欲尊其亲，必先尊于君；（君尊而亲毕故。）欲安其家，必先安于国。（国大而家小故。）故古之忠臣，先其君而后其亲，先其国而后其家。何则？君者，亲之本也，亲非君而不存；国者，家之基也，家非国而不立。”（亲由君而得存，家因国而得立。故先君而后亲，后家而先国。）

昔楚恭王召令尹而谓之曰：“常侍管苏，（管氏苏名，常侍于君。）与我处，常劝我以道，正我以义。（言常以为君之道义劝正我已。）吾与处不安也，不见不思也。（以其劝正己故。）虽然，吾有得也，（谓得其为君之道义。）其功不细，（言劝正之功甚大。）必厚禄之。”乃拜管苏为上卿。若管苏者，可谓至忠至正，能以道济其君者也。

【译文】

《尚书》中载，周成王向君主陈述：“你有好的计策和办法，就去宫里告诉你的君主，你就在外边按计谋行事。”说：“这个好计策和办法是我们大王明智，为人臣下，完全按这一方

法办事，便是忠臣，便是宣扬君主的美德。”

《礼记》说：“有好事便称道君主，有错误便说是自己，那样的话，为人便是忠实。有好事便归于双亲，有错误便说是自己，那样的话，为人便是孝。”

《昌言》说：“人服侍父母，不离父母左右，尽管有艰辛羞辱之事，也不感到讨厌。看见父母身体虚弱，就辗转难眠；看见父母忍饥挨饿，就胃口大减；看见父母行善事，就开心而加以颂扬；看见父母有过失，就伤心而加以劝诫。不厌其烦地这样服侍父母，怎么会有做人父母却讨厌这种子女的呢！人侍奉君主，职务不管困难容易，毫不害怕；事情不管辛苦悠闲，毫不躲避。被人相信，也不凭恩宠而是越来越谨慎；被人淡忘，也没有勇气哀怨而是越来越勤勉。难易无法更改他的愿望，安危无法更改他的理想。看见君主的一点儿善举，便竭力宣扬称赞，害怕四方没有听见；看见君主的细微过失，便尽力暗中劝诫，害怕他在品德方面有过错。不厌其烦地这样侍奉君主，怎么会有做人君主的却讨厌这样的臣下呢？因此服侍父母却不能被母亲看出，是没尽到孝；侍奉君主却无法被君主看出，是没尽到忠。古语道：“如果想寻求忠臣，出于孝子之家。”不是真正的孝子，便无法立下大的忠实。真正的孝，可以用大义修养身心，了解为人之根本。如果想敬重父母，必须得先敬重君主；如果希望家庭平安，必须得先让国家安宁。因此古代的忠臣，先君主而后双亲，先国家而后私家。什么原因呢？由于君主是双亲的根本，若没有君主，双亲便无法保全；国家是家庭的基础，没有国家，私家也就无从建立。”

楚恭王曾召见令尹并且对他说：“常侍管苏，与我在一块儿，时常以道来劝诫我，以义来改正我。我与他相处不舒服，看不到他也不想。尽管如此，我却有所收益。他的功劳很大，必须得晋升他的职位。”因此任管苏为上卿。像管苏这种人，可以说是极为忠实极为公正，能用道义帮助自己的君主。

守道章

【原文】

夫道者，覆天载地，高不可际，深不可测。（言道之广大，无所不包。故上覆于天，下载于地，高而不可穷其际，深而不可测其原。）苞裹万物，（道之放布，无不包容。）禀授无形。（千品万物，皆始于道。）舒之覆于六合，卷之不盈一握。（言能屈伸随变。）小而能大，（小人无间，大苞无外。）昧而能明，（外暗而内明也。）弱而能强，（后身而身先也。）柔而能刚。（卑而不可逾也。）夫知道者，必达于理；（理由道达。）达于理者，必明于权；（权由理明。）明于权者，不以物害己。（不以外物而害于己。）言察于安危，宁于祸福，谨于去就，莫之能害也。（夫权道反经合义，无所不通，审其安危，明其去就，福至不喜，祸至不忧，唯变所适，故莫之能害也。）以此退居而闲游，江海山林之士服；以此佐时而匡主，忠立名显而身荣。（言以此道退居，而闲游潜遁，则江海山林之士皆服从于己；以此道佐时，而匡其君主，则忠名显而身先荣也。）退则巢、许之流，进则伊、望之伦也。（退谓闲游，进谓匡主。）故道之所在，圣人尊之。（言道之所在者，圣人尊贵之。故黄帝问广成于峒山，唐尧见四子于汾水。）

【译文】

“道”，盖着天载着地，高的摸不到边际，深的不能测量。容纳天地万物，受授于无形之间。铺开覆盖着天下各地，卷起来手中宽松。道极小却能极大，好像非常暗却能非常亮，胆怯却能有力，柔软却能硬实。了解了“道”，肯定能达到“理”；达到“理”，自然掌握了灵活权变。掌握了灵活权变，便不会由于外物而损伤自己。认真察看安宁危险，平心静气地看待灾难幸福，审慎地抉择远离和亲近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造成危害。这样隐居闲荡，江海山林的退隐士人都会表示尊敬；这样协助时代帮助君

主，将成为忠臣，赫赫有名身份光荣。隐居世间便是巢父、许由之辈；置身于政治便和伊尹、吕望为同类人才。有“道”的人，圣人则会敬重他，故此黄帝在峒山向广成请教，唐尧在汾水会见四子。

【原文】

《老子》曰：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（河上公曰：道以无为为常也。）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”（河上公曰：言侯王而能守道，万物将自化效于己也。）“以道佐人主者，（河上公曰：谓人主能。以道自辅佐。）不以兵强于天下。”（河上公曰：以道自佐之主，不以兵革顺天任德，敌人自服。）“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（河上公曰：祥，善也。兵者，惊精神，浊和气，不善人之器也。不当修饬也。）故有道者不处。”（河上公曰：有道之人，不处其国也。）又曰：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（河上公曰：上士闻道，自勤苦竭力而行。）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（河上公曰：中士闻道，治身则长存，治国则太平，欣然而存之。退见财色荣利，感于情欲，而复亡也。）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（河上公曰：下士贪狼多欲，见道柔弱，谓之恐惧；见道质朴，谓之鄙陋，故大笑也。）不笑不足以为道。”（河上公曰：不为下士所笑，不足名之为道也。）

庄子曰：“夫体道者，无天怨，无人非，无物累，无鬼责。（言体道之人，随物变化，故自天祐之吉，无不利也。）一心定而万事得。”（事得由乎心定。）

《文子》曰：“夫道者，无为无形，（湛然安静，莫见其形。）内以修身，外以理人。（言理人修身皆资于道。）故君臣有道即忠惠；（君惠而臣忠也。）父子有道即慈孝，（父慈而子孝也。）士庶有道即相亲。（更相亲爱。）故有道即和同，无道即离贰。（言人有道者虽疏远而必和同，无道者虽亲近而必离贰，言道不可不贵也。）由是观之，无道不宜也。”（道周万物，故所在皆宜也。）

《管子》曰：“道者，一人用之不闻有余，（才自足也。）天下行之不闻不足。（道济群品，故皆足也。）所谓道者，小取焉则小得福，大取焉则大得福。（言福之大小，在其所取之也。）道者，所以正其身，而清其心者也。（言正身清心，非道不可矣。）故道在身则言自顺，行自正，事君自忠，事父自孝。”（夫言行合宜，忠孝得节，皆由于道，故君子守之也。）

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大道之行，犹日月，（言道明白广远，如

日月临天下，无所不至也。）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所，驰骛千里不能移其处。（自江至河不能千里，故其所不易。千里之内晷景同，故其处不移。道亦然也。）其趋舍礼俗，无所不通。（道能通于万事。）是以容成得之而为轩辅，傅说得之而为股相。（得，谓得道。）故欲致鱼者先通水，（泉深而鱼自至。）欲致鸟者先树木，（林茂而鸟自归。）欲立忠者先知道。”（知道而忠自立。）又曰：“古之立德者，乐道而忘贱，故名不动心；乐道而忘贫，故利不动志。（言立德之人，志在于道，贫贱之辱尚乃忘之，则名利之荣岂能动矣也。）职繁而身逾逸，官大而事逾少。（以道理之故也。）静而无欲，（志清静而无所欲也。）淡而能闲。（心恬憺而能闲逸也。）以此修身，乃可谓知道矣。（言能以此六者修身，然后乃可谓之知道矣也。）不知道者，释其所以有，求其所未得。（不知道之人，则释其已之所以有，而求其已之所未得者也。）神劳于谋，知烦于事。（劳于分外故也。）福至则喜，祸至则忧。祸福萌生，终身不悟，此由于不知道也。

《说苑》曰：“山致其高而云雨起焉，（山高而后有云雨也。）水致其深而蛟龙生焉，（水深而后有蛟龙也。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矣。（道成而后有福禄也。）万物得其本则生焉，百事得其道则成焉。”（本亦道也。）

【译文】

《老子》中说：“道一直是自然发展，但是没有什么非它所作。侯王要是能坚持守道，一切便会自然演变并自己生长。”“以道帮助君主的人，不凭兵力称霸于天下。”“兵革是不祥之物，因此有道者不用它。”还说：“上士听完道，尽力去施行；中士听完道，半信半疑；下士听完道，高声嘲弄。不被嘲弄，就不能称其为道。”

庄子说：“有道的人，没有上天的憎恨，没有别人的责备，没有物体的阻碍，没有鬼怪的斥责。一颗心坚毅，那么一切事情都能成功。”

《文子》中说：“道”，无为无形，内能修养身心，外能管治人民。因此君与臣之间有“道”，便是臣忠君惠；父与子之间有“道”，便是父慈子孝，士人百姓有“道”，就应该彼此接近友爱。因此，有“道”就友好团结，没有“道”，便离弃背叛。由此可见，“道”适用于一切人、事和物。

《管子》中说：“道”，一个人使用没听说绰绰有余，众人使用也没听说不够。因此说“道”是这种东西，得到的道小那么获取的福便小，得到的道大那么获取的福便大。道，就是用来端正身体，清静内心的东西。因此了解了“道”，谈吐自然合理，举动自然端正，侍奉君主自然忠实，服侍父母自然有孝。

《淮南子》中说：大道之运行，正如日月，长江以南大河以北无法更改它的所在地，奔走千里无法挪动它的位置。道趋向和舍弃礼仪习俗，样样精通。所以容成得道成了轩辕黄帝的傅，傅说得道成了殷王的相。因此希望抓到鱼首先必须疏通水源，希望捉到鸟首先必须栽好树，希望建立忠心首先必须掌握“道”。还说：古代建立忠心的人，喜欢“道”而忘掉了卑微，因此声名无法使他感动；喜欢“道”而忘掉了贫穷，因此利益不能更改他的理想。事情多而身体愈加悠然，职位高而公务愈加少。宁静便没有欲念，不求名利便能安闲。这样修身，就能说是掌握了“道”。不明白“道”的人，舍弃自己已有的去追逐还没有获得的。脑子因策略而疲劳，聪慧为事务搅扰。幸福到来就开心，灾祸来临就忧虑。祸福产生，永远也不懂是因为什么，这是由于不懂得“道”。

《说苑》中说：山非常高便出现云雨，水非常深便会有蛟龙，君子得“道”幸福与钱财便会到来。万物有了根本就能生存，百事得“道”便能成功。

公正章

【原文】

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。日月无私烛，四时无私为。（夫天覆于上，地载于下，日月之为临烛，四时之有代谢，而岂有私哉。）忍所私而行大义，可谓公矣。（夫志士仁人，佐时匡主，顺天地之道，行公正之心。不以亲昵而变其情，不以利害而易其操。故周公诛其弟，石碯戮其子，行大义而灭其亲如此者，可谓公矣也。）智而用私，不若愚而用公。（智而用私，弥长其邪愚，而用公，转近于正。）人臣之公者，理官事则不营私家，（营私家

则官事不成。)在公门则不言货利,(言货利则公门不正。)当公法则不阿亲戚,(阿亲戚则公法不行。)奉公举贤则不避仇讎。(避仇讎则野有遗贤。《左传》曰:外举不弃讎。)忠于事君,仁于利下。(言人臣之公者,事君则尽忠,利下则尽仁。)推之以恕道,行之以不党,伊、吕是也。(伊尹、吕望也。《论语》曰:“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。”又曰:“君子群而不党。”)故显名存于今,是之谓公也。(伊、吕忠义于汤、武,公正于殷、周,竭意君朝,无心私室,故得功存于古,名显于今,可谓人臣之公也。)理人之道万端,所以行之在一。一者何?公而已矣。(唯公可以当此一焉。)唯公心可以奉国,唯公心可以理家。(言无公心则不可理家奉国矣。)公道行,则神明不劳而邪自息;(公道既行,则人皆正直,故神明不劳而奸邪自息也。)私道行,则刑罚繁而邪不禁。(私道既行,则人皆虚诈,故虽繁其刑罚而奸邪不止也。)故公之为道也,言甚少而用甚博。(公正无私,其事易立。故出言虽少,而所用则博也。)

夫心者,神明之主,(神不心不明,故以心为主。)万理之统也。(统摄万理,皆由于心也。)动不失正,天地可感,而况于人乎!故古之君子,先正其心。(言动发心神,不失其正,则虽天地之大亦可感矣。天地可感,而况于人乎!是以古之君子树德立功者,莫不先正其心矣也。)夫不正于昧金而照于莹镜者,以莹能明也;不鉴于流波而鉴于静水者,以静能清也。镜、水以明清之性,故能形物之形,见其善恶。而物无怨者,以镜水至公而无私也。镜水至公,犹不免于怨,而况于人乎!(言人能公正者,则必不能怨也矣。)孔子曰:“苟正其身,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,如正人何?”又曰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

【译文】

天无私覆盖,地无私承载,日月无私照射,四季无私奉献。控制私心而实施大义,可以称作“公”了。有智慧而用于私事,毋宁愚蠢而用于公事。人臣的“公”,便是处理官府事务,不在乎个人家事;在公门就不谈论买卖利益;掌握官方法律但不袒护亲戚;以公事为大,举荐贤人不回避仇人。侍奉君主极尽忠心,有利属下极尽仁慈。以忠恕来推行,以正直来实施,伊尹、吕望便是这种人。因此大名鼎鼎直到今日,这就叫做“公”。管治百姓的方法有千万种,想实行只凭一点。凭哪一点呢?就是惟